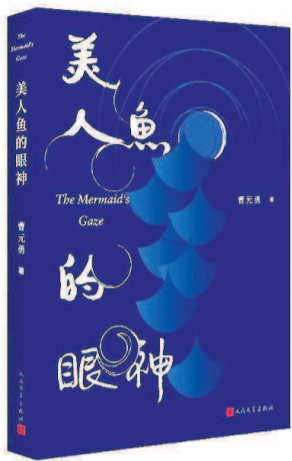


用文学召唤人生最美时刻

李灿



可能很多读者对曹元勇这个名字感到陌生，正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出版人在许多作家背后默默无闻、孜孜不倦地工作，将草婴译《托尔斯泰全集》、“莫言作品全编”、格非“江南三部曲”等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呈现在了读者面前。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瑞典的领奖台上，当无数目光聚焦于莫言身上的时刻，或许没有人注意到台下这位出版人专注的眼神。在《美人鱼的眼神》收录的最后一篇文章《安宁之国的文化盛典》里，作者细致地回顾了自己的斯德哥尔摩之旅，这篇文章最令人感怀之处，不正是因为这是诺奖的颁奖典礼，也并非仅仅因为主角是莫言，而是因为作者见证的，是在那一方演讲台上，许多伟大灵魂的相遇。

《美人鱼的眼神》汇编了作者从初识文学、踏入文学王国，到在出版、翻译工作中坚守数十年的文学随笔，从里尔克到莎士比亚、帕维奇、布尔加科夫再到杜伦·马特……无论从哪一篇读起，无论是否熟悉作者笔下的作品，都会很轻松地被带进文字之中，被带入作者所描述的那个小说的世界。我常常惊奇于这样一种文字功力，如果说那些文学天才灵光乍现的神来之笔令人惊叹，作者这样平实深厚的文笔更像是一种饱含温度的陪伴，这是文学之丰富性的另一种迷人之处。

这部随笔集虽说是文学评论，但更像是一位文学旅人的絮语，有在路上的旅行：访问布尔加科夫墓、托尔斯泰火车站、哥本

哈根“海的女儿”雕像；也有人生旅途上的遭遇：在深夜列车上阅读帕维奇，接待奈保尔，与莫言作品十多年的渊源……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正是《美人鱼的眼神》，作者以这篇作为书名，或许可见其偏爱，小美人鱼的故事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但是作者却从三个维度重新解读了这个故事：美人鱼的爱情悲剧，安徒生颠沛曲折的一生，以及发生在哥本哈根竖立着美人鱼雕像的广场上的惨剧。安徒生在美人鱼的故事中寄托了对美好和爱情的期冀，小美人鱼悲剧短暂的生命在读者心中获得了永恒，而在这个故事被创造并流传着的广场，却上演着展现人性丑陋一面的剧目。一个单纯的故事，在作者的笔下却衍生出这般复杂的层

次，也让我们在童话中，一边获得着爱的纯净和永恒的力量，一边回味着人生的悲欣交集。安徒生的遭遇或许不再被人知晓，但是美人鱼的眼神，却在时空里凝固着人间的喜乐悲欢。

随笔集中另一个引人深思的篇目，是《一个人的莎士比亚》，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缘起，也是去拜访莎士比亚的故乡，作者由此追忆起自己穿行在威尼斯小巷时寻找夏洛克面容的经历、高中课堂上被老师的朗诵击中的那个夏天、大学时改编《威尼斯商人》并扮演安东尼奥的回忆……被记忆碎片串联起的文章，仿佛打开了一个时空隧道，连贯着作者数十年的人生，地域变换，斗转星移，而莎士比亚笔下那些饱满的人物形象、饱满激情的文辞，却持久地在人生的旅途中熠熠发光。

这部随笔集中收录的篇目，陆陆续续写于作者不同的人生时刻，早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晚至近年，作者用文学连缀起人生，平实的文字中蕴藉着人生的厚度和密度，在不同的空间、地域，召唤着或短暂或隽永的文学记忆。没有复杂的理论，没有掉书袋的引经据典，每一个文字落下的时刻，都是人生最真实、最清亮的声音。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现场，在他职业生涯最耀眼的时刻，斯德哥尔摩漫天的大雪覆盖下来。

被滞留在斯德哥尔摩机场的他，是否会认为，这是自己人生最美的暂停键？

（《美人鱼的眼神》曹元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版）

取出折叠世界里的秘密

陈培浩



本雅明谈到短篇小说，有一有趣观点，“现代人不能从事无法缩减裁截的工作”，“事实上，现代人甚至把讲故事也成功地裁剪微缩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就是我们的明证”。什么叫缩减裁截呢？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把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写得清清楚楚，这种不加缩减裁截的铺叙与现代文学几乎是兼容的。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也说，很快我就发现沉重的生活材料跟我渴望拥有的明快风格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这使他转而去追求一种轻逸的写法。本雅明视现代小说为讲故事传统的延续，他并不鄙薄故事，他鄙薄的仅是消息——“消息的价值昙花一现便荡然无存。故事则不同。故事不耗散自己，故事保持并凝聚其活力，时过境迁仍能发挥其潜力。”可是，故事毕竟

对的是口传的传统世界，当面对印刷的现代世界时，小说在叙述上必然要做出调整。面对世界，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方法，这一次，陈崇正使用的是“折叠术”。

陈崇正是一个擅于但不满足于讲故事的小说家。他希望把忧郁、思虑、预言等藏在故事背后，也希望锻造一些独特的文学武器去戳穿世界的秘密。比如，他创造了“分身术”来思考时间，发明了“香蕉林密室”“美人城”等意象来思考空间，而现在则用“折叠术”来靠近世相。《折叠术》是小说集中的一篇，却提供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名字。在我看来，“折叠”至少包含了三方面的含意：首先，折叠指向社会层面，指向了一个分层化、相互隔膜的社会阶层。

“折叠”还指向一种不同空间相互重叠的媒介生存。在媒体不发达的传统社会，人主要生活在现实世界这一层面。在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代，人们不但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不断

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介旁观或介入别人的生活。此时，生活现实和虚拟现实孰轻孰重越来越难以说清。在自媒体到来的今天，我们所在的某一刻，可能同时被来自不同空间的媒体时间所占据。这是今天正在影响着每个人生活的媒体“折叠”。《虚度》思考的便是这种“媒体折叠”的当代现实：小说中，绝大部分人都接受了切断真实耳朵而安装上手机耳朵，只有神偷徐灿拒绝并躲进女厕所，这成了媒体大加追踪，众人热闹围观的自媒体事件。折叠是我们存在的一部分，在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折叠术中，我们将被塑造成何种模样？比如手机耳朵显然就是科技加之于主体的折叠，而同时，体制、媒体、他者，哪一个不在企图折叠并形塑主体呢？人们终究无法把自己完全从现实折叠进虚拟世界中。陈崇正始终是饱含着对现实的忧思和对受苦生命的同情来写作的。

《折叠术》中，折叠更是作为一种“写作”存在的。短篇小

说最大的限制来自篇幅空间，所以短篇往往被压缩为一个“切面”；问题于是成了如何把不同的生命故事和同一生命不同阶段、侧面折叠进短篇的“切面”中。这方面，陈崇正可谓大展身手。譬如《念彼观音力》中通过一次意外的“同车”（艺术切面）把崔浩、曲曼的精神苦闷甚至命运跌宕都折叠进去。而《虚度》通过一次微博直播事件，折叠进去的元素就更多了，这里有传统媒体式微、造假和新媒体制造的群众狂欢，更有对高科技以美丽的诱饵把人挟持至单向度之境的未来困惑……果然，《折叠术》十二个故事，十二支孤独之歌，全是人性幽微荒诞的回响。

世界越来越喧嚣，但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陈崇正的《折叠书》以一种小说的折叠智慧取出了隐藏在世界褶皱处的秘密，可谓用折叠术显影了折叠的世界。

（《折叠术》陈崇正/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年7月版）

谁谓茶苦？苦中有甘，有无穷的回味。记得知堂翁说过：“苦茶并不是好吃，平常的茶小孩也要到十几岁才肯喝，咽一口酃茶觉得爽快，这是大人的可怜处。”或者他这是对苦乐人生的一种体会，却也说得不得呢。

有一本书，喜欢吃茶的人，即使没认真读过，却也是知道的，它就是陆羽著的《茶经》，虽只有七千字，“包括的茶的信息，却是厚重的”，少少许其实是胜多许的。所以，有闲空时，可以常读。当然，时时就可以邂逅其中之妙，获得更多意料之外的快乐。

这类古典书籍，我是最排斥现代文的翻译的，因为很难传递出其内蕴之妙谛的。因此，当鱼丽女史把这本她编译及著的《茶经》快递到我手里时，我是不很看好的。

然而，原想翻阅而已，不料倒真的读下去了。实话实说，对她翻译的文字，我并没有更多的关注，我更喜欢读她译文后面的那些摇曳多姿的点评的文字。这才是她个人的风情郁郁，最见得其好的文字。或者，我想这些妙文，才是她所喜欢写的心灵里的情愫。

鱼丽充满欣喜的笔，灵动地传达了内心的微妙心情：从春到冬，每一道茶，会让人伴随有一些随心所欲的琐忆，那些浑厚的茶情，正与山清水秀、绿肥红瘦的江南相配。——这是多么充满着个人色彩和情绪的文字。于是，她的点评所展现的，就正是如此个性的随心所喜了。而这份随心所喜，却就是让我心心相印的感动，是令我神往的美妙的境地。

这一篇篇的点评，就是一篇篇别致的散文。是她在创作饱满的状态下的一份对茶的憧憬，是对茶韵茶香的无限的向往。此中，或者有所思考，有解语；或者有对生活的回忆，有对人生况味的体验——总之，是带着浓浓个性化的文字。

人总有自己向往的境界。那么，鱼丽所向往的境界是什么？她说，有一份清茶可饮，一份清闲可得，便是福气。这是家香的向往，却也最不容易得到。鱼丽是亲近于茶的，她是安徽人，桐城的文韵在她身上清晰如见，是一种如茶的芬芳。她喜欢喝茶，大概是清而悠远的绿茶吧，更近于自然的茶，风花雪月，在品茶中慢慢体会。难得的，她喝茶不仅仅喝茶。更多的人喝茶就只喝茶，也没有不好的。但是，喝茶而能懂得茶，对茶事之种种，有着更多的了解，如鱼丽似的通人和妙人，就更完美了。因此，我对鱼丽就很敬佩。

对《茶经》的诠释，代不绝人。翻译的方式，虽然不是我所喜欢和推崇的，因为传译不过是不得已的学舌，到底是无能之举，然而，这也可视为现代人的一种诠释。由此可见，鱼丽孜孜不倦的苦心。何况，还不只是翻译，而是更进一步的解说和心灵的抒写。

（《茶经：煎茶滋味长》[唐]陆羽/原著，鱼丽/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年6月版）

郁郁茶在纸墨香

林伟光